

教 育 論 壇

主題：中小學教師行動研究：理論與實踐

行動研究的書寫與閱讀—困境與可能性

（阿美與阿花的對話錄）

引言人：成虹飛

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

【阿美與阿花兩個人，國中時代是死黨，當年常常在一起讀書、唱歌和暢談未來的夢想。後來阿美考上師專，畢業後便到小學服務；阿花則在讀完大學後修了一個教育博士，目前在師院任教。這兩個人，國中畢業後很少再有機會碰面。不久前，他們在一次同學會的聚會中重逢，高興地重溫舊事，也互道近況。聚會快結束的時候，兩人聊到了各自熱愛的教育工作。他們驀然發現，彼此之間存在著一些觀點的歧異，尤其當阿美知道阿花在師院開設“教育行動研究”這門課之後，更是提出了一連串的質疑，弄得阿花也困惑起來。爲了澄清這些困惑，兩人決定約個時間好好談談。在一個週末的午後，阿美與阿花來到了家茶藝館，以下便是他們的對話錄。】

阿美：上次跟你聊到“行動研究”這個東西。我大概知道，那是一種讓實務工作者針對切身關心的問題，經由不斷實踐與反省，來尋求問題解決的一種探究方式。但我一直懷著許多疑問，所以才想跟你這個“專家”請教一下。

阿花：先別調侃我了！我不是“專家”。我自己雖然做過行動研究，也在研究所開課，但我自己對行動研究的疑惑更多。我經常找研究生、基層老師和其他朋友討論，希望澄清自己的困惑，所以到目前我還處在一種探索的階段。

阿美：哈！所以你等於還在做關於“行動研究”的行動研究？

阿花：也可以這麼說。

阿美：那我們今天的對話也算你“研究”的一部份囉？嘻！我是你的白老鼠！

阿花：拜託！把我說得像個冷酷的科學家。你不是我的白老鼠，不是我的“研究對象”，我只是想從跟你的對話裡面學到一點東西。唉！我不是在作“研究”...

（語氣有點無奈）

阿美：你有點自相矛盾喔。一下子承認自己在做行動研究，一下子又否認自己在作研究。

阿花：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是在作那種把人當白老鼠的研究，行動研究不是這樣。

阿美：那是怎樣？（舉起茶杯聞著冒出的香氣）

阿花：我覺得行動研究是一種追求了解與改變的實踐過程，它不是為了達到一般科學研究強調的預測與控制，所以其實你是幫忙我了解與改變的人，不是我想預測與控制的白老鼠。

阿美：也就是說我們的地位是平等的？

阿花：而且是分享的。（啜了一口茶）

阿美：這我接受。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好朋友。但是我懷疑你跟其他基層老師或研究生一起作行動研究也這樣嗎？你是教授咧！他們敢跟你平起平坐嗎？就算你願意放下身段，可是他們也能這麼作嗎？

阿花：你問到了我最苦惱的一點。如果真的要分享，就必須改變由上對下那種支配性的權力關係，但是因為我教授的角色，手上的確握著較大的權力與資源，要讓其他夥伴相信我的誠意，的確很不容易，需要時間來建立彼此的信任。

阿美：我不滿意你的答覆！問題是，如果你不是教授，你的夥伴們幹嘛要參與你的研究？還不是衝著你的權威？要不然誰會沒事去作什麼行動研究？如果不是為了拿學分、學位、或是為了上級的政策要求、或是仰慕你的學術光環，誰會主動去作研究？你們教授還不是一樣，作研究主要也是為了升等、學術聲望才作吧？

阿花：（杯子舉在半空，嘴角的肌肉微微抽搐著）這個嘛...你實在有夠犀利...我承認...嗯...這個...

阿美：對不起！我這麼說太殘酷了，把人說得太現實了！我想還是有些人是有真誠理想吧？（嘗試去緩和尷尬的氣氛）

阿花：（重新舉起杯子喝了口茶）這樣想吧！我承認你所說的。我們作研究的動機當然不會是很單純的，很多時候是在一種現實力量驅策下才作的。但是除了現實的力量之外，我認為的確有理想的成份在內，否則我們很難全神投入，也作不出好的研究。

阿美：理想的成份？

阿花：譬如說，我們可以思考，我們在寫行動研究報告的時候，究竟是為誰而寫？就現實面而言，我們可能為了滿足評審教授的要求而寫，為了配合上級的政策而寫；但就理想面而言，我們也可能為了追求自我的實現而寫，也可能為了參與的夥伴而寫，或為了自己的學生而寫，或為了其他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而寫，甚至為了天下蒼生....（禁不住咳嗽起來）

阿美：有人真的寫出這樣的報告？

阿花：當然是真的，而且還不少。

阿美：（舉起茶壺幫阿花把杯子倒滿）我開始有點興趣了。

阿花：謝謝。

阿美：那你告訴我，行動研究的報告要怎麼寫？是不是像一般研究報告分成研究動機啦、文獻探討啦、研究方法啦、研究發現啦等等？

阿花：不一定，而且我覺得最好不要這樣寫。

阿美：為什麼？

阿花：因為就我自己的閱讀經驗，比較吸引我的行動研究報告多半不是這樣寫的。

阿美：那是怎樣的？（瞪大了眼睛）

阿花：許多人是用說故事的，也有人用舞蹈、角色扮演、甚至用畫的、用唱的都有！
不只在國外，在台灣也都有人這麼做過！

阿美：什麼？（口裡的茶水差一點噴到阿花臉上）這樣也算研究嗎？

阿花：這要看你怎麼定義“研究”。

阿美：我覺得這太荒謬了。

阿花：的確有許多人認為這是荒謬的。

阿美：可是你不這麼認為？

阿花：我不認為。因為我覺得“研究”應該容許多元的形態，不應該被學院的傳統規範所壟斷，只允許單一的報告形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覺得學術報告的語言，容易扼殺了行動研究者想要分享的複雜意義。

阿美：照你這麼說，好像你把研究報告的書寫區分成“學院式的”和“非學院式的”兩種？而且後者甚至還包含非文字的報告方式，比如音樂、繪畫、戲劇等等？

阿花：這樣的區分蠻有道理的！

阿美：那你告訴我，為什麼許多行動研究者喜歡用“非學院式”的報告方式？

阿花：理由很簡單，因為行動研究者未必是學院中人，而是實務工作者，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學術知識的建構，而是實踐經驗的省思與分享。怎麼表達最能夠趨近溝通經驗的目的，就怎麼表達。

阿美：的確，像學院式的研究報告我就很不想看，一方面很枯燥，另一方面也看不太懂，而且也不覺得對我的實際工作有什麼直接幫助。我想到了！因為這些報告是學院中人寫給他們自己人看的，不是寫給我們基層教師看的！我開始了解為什麼行動研究者要採取非學院式的報告形式了，我們是要寫給我們自己的夥伴看的，不是寫給教授學者看的！

阿花：套句學院術語來講，就是要爭回知識的生產權。

阿美：這是什麼意思？阿花教授？

阿花：我不是想賣弄學術，我的意思是說，長期以來，只有教授學者被認為有資格、有能力作研究，也就是說教授學者（包括我在內）才是教育知識唯一合法的生產者，基層教師只被當作這種知識的接受者，卻沒有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知識的空間。

阿美：沒錯。如果說我們教師是一門專業，照理說我們應該有自己作研究的能力，而不是光被動地等別人來告訴我們該作什麼。更何況許多教授學者脫離實務太遠了，搞不清楚我們真正的處境和具體的問題在哪裡，而且他們只需要提出建議就夠了，行不行得通卻只有我們才知道。

阿花：你是在指我嗎？

阿美：你也算一個！不過你還算誠實啦！但我還是不了解，如果我們教師要作行動研究，要怎麼作？應該跟你們作學術研究的方式不大一樣吧？

阿花：我想是不大一樣的。基本上，我覺得教師的行動研究是為了行動而研究，而不是為了研究而行動，這是最根本的區別。她可能在教育實踐工作中，碰到疑難或瓶頸，因而想要採取行動來改變現狀。但是為了解決問題，她必須採

取明智的、有計畫的行動方案，經由不斷地內省和自我轉化，並且要能審時度勢，不斷修正行動策略，才能造成理想的改變。

阿美：也就是說要研究自己的行動？

阿花：說得好！

阿美：我現在越來越清楚你說的行動研究是什麼了。坦白講，我反而覺得這沒什麼特別之處，因為這根本就是每個用心的老師都在做的事！只是過程沒那麼有系統，也沒有把經驗報導出來而已！

阿花：我相信有許多用心的老師是經常在研究自己的行動。但是我想“研究”所包含的意義可能還要複雜些。

阿美：複雜些？

阿花：對。一般而言，我們說教育是良心事業，其實也暗示說你怎麼當老師只有自己知道。往好處講，是無名英雄，往壞處講....

阿美：是閉門造車？

阿花：這可是你說的！但不可否認的，教師彼此之間，很少有機會深入地切磋心得與相互學習。

阿美：沒錯！我們在校時間一方面太忙，另一方面也不太好意思去探聽別人教學上碰到的問題，通常都是自己想办法處理自己的疑難，就算有些教學心得也不想到處宣揚，好像在炫耀什麼。

阿花：這不是很可惜嗎？

阿美：對呀！我常常很想知道，我碰到的問題，別人是不是也碰到？他們怎麼解決？有什麼可以讓我借鏡參考的？我知道有些老師真的很有本事，只是找不到機會跟他們討教。這些年來，有些時候真的覺得蠻孤單、蠻無力的！我常常有一種恐懼，害怕自己的熱情會越來越少，越來越不喜歡教書，也越來越不喜歡自己。

阿花：（幫阿美換了一泡新茶）我跟你一樣！我有一樣的恐懼！

阿美：所以你才作行動研究？

阿花：應該有些關連吧！

阿美：那你剛剛說，研究的意義要比我想的複雜些，指的就是說它不能僅是侷限在個人的探索上，還要與其他人充分地交流？而且可以用多元的方式把個人的行動經驗報導出來？

阿花：對。這個我們稱作知識的公開化。透過這種方式，我們相互學習的管道與機會將會大量增加，我們的實踐知識才能不斷更新，真正形成教師專業的學習社群。

阿美：學習社群？

阿花：對！我相信當這樣的社群形成之後，我們教育工作者應該會更有集體的歸屬感與活力，我們將比較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，互相切磋、提攜，共同成長，甚至我們還能發出集體的心聲，形成更大的改變力量。

阿美：你是說像教師會？

阿花：不盡然。我說的專業學習社群，可以是非正式的小團體，比如一個小型的教師讀書會，也可以是範圍更大的學習網絡，比如一個跨校、跨地域的團體或

協會。總之，這些志同道合的行動研究者，可以透過各式聚會、刊物、電腦網路來聯繫彼此，分享經驗。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有一群人，或近或遠，跟你一起在努力，而且可以彼此回饋。

阿美：原來你的目標這麼大！不是我澆你冷水，我覺得這似乎太理想化了些。你以為我們基層老師真的有那麼多閒暇時間嗎？除了白天教書有改不完的作業和處理不完的雜事，晚上我們女老師還要帶孩子、作家事！這還不說，你沒事去作行動研究，別的同事說不定會覺得你很奇怪。

阿花：我知道！我知道！所以我不敢說每個老師都該做行動研究，這要看個人在不同的生涯階段想追求的是什麼，以及想成為什麼樣的人。行動研究終究需要是自發的。

阿美：問題不這麼簡單！就算我願意花時間和精神做行動研究，可是我仍然會擔心，如果我的行動結果不成功，我的報告還有價值嗎？而且我之所以想行動，就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問題，現在要我公開這些私人經驗，不是自暴其短嗎？我可不想這麼做！（一口把杯子的茶喝乾）

阿花：你終於問到我最困惑的難題了！這剛好也是我親身經歷過的。我曾經寫過一篇行動研究的報告，那是我和一群師院生嘔心瀝血做出來的，裡面就描述了許多挫敗的經驗。

阿美：結果怎樣？（語調忽然輕緩下來）

阿花：我是用說故事的方式寫的，一些同事批評說那不算學術論文，這我倒不在意，反正我本來就要對抗這種舊觀念。比較讓我難以承受的，是我把整個過程描述出來以後，一些讀者對我們的行動價值提出根本的質疑，甚至否定，或是對我個人在研究中的領導方式提出批判。

阿美：那你如何感受呢？

阿花：一開始我當然非常不舒服，甚至會自我防衛，認為別人定是見識淺薄，誤解了我們，或看不出我們努力的珍貴之處。

阿美：那後來呢？

阿花：有趣的是，隔一段時日，有些新東西就會從心裡冒出來。我開始會從另一種角度省思過去那段經驗，更清楚自己當初挫敗的原因，也更了解自己的限制。

阿美：收穫反而更多？

阿花：似乎是這樣，雖然被批評的時候真的很難過。

阿美：我很佩服你。（敬了阿花一杯）

阿花：其實倒還好。我得到的並不只是批評，其他讀者也跟我分享了他們的感動，以及對我們努力的肯定。甚至也有人肯定我們失敗經驗的參考價值。

阿美：照你這麼說，行動本身的成敗好像並不那麼重要，問題在於我們賦予行動什麼樣的意義？

阿花：你真有慧根！

阿美：那行動研究報告的好壞怎麼判別呢？難道也見仁見智，沒有一定的標準？

阿花：恐怕很難有一致的標準，因為每個讀者的閱讀角度都不一樣。而且我發現行動研究的意義並不因為報告寫完就結束了，相反地，因為別人還會不斷給你回饋，所以你會不斷再賦予過去的行動新的意義，產生新的體會，繼續地成

長。

阿美：問題是，我不確定我有沒有那種承受別人的批判甚至否定的能耐。

阿花：這的確是個問題，而且不僅是你的問題。行動研究者跟一般學術研究者不同，她比較脆弱，因為她寫的是自己，而且少了學術語言和科學方法的防護盔甲，一旦遭到批評就很容易受傷。

阿美：我就擔心這樣！我有個同事去參加一個教師研究的研習活動，之後寫了一篇研究報告，據說評審口試通過還可以得獎金，結果他被評審教授當面批評得體無完膚！他告訴我再也不會作任何研究了！

阿花：唉！我可以理解他的狀況。我們在批判學術論文的時候，慣常用“挑毛病”的方式來對待研究者，而研究者則須全力替自己答辯（defense）。我也很擔心，若是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來閱讀行動研究的作品，對於作者而言反而會造成一種無情的懲罰，既不公平，也沒有意義。

阿美：你的意思是說，行動研究不但在研究的目的、研究的過程和報告的書寫上跟一般學術研究的方式不一樣，連閱讀的方式也應該有所區別？

阿花：我的確是這樣想。

阿美：真是匪夷所思！

阿花：不然誰願意做行動研究？你願意嗎？

阿美：難道你是說我們都不可以對行動研究作批評？

阿花：當然也不是這樣。

阿美：我被你搞迷糊了。

阿花：我自己還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我問你，假如你看我的行動研究報告，你會批評嗎？

阿美：我當然會！而且我會坦誠相告！

阿花：那你會擔心我受傷害嗎？

阿美：這個嘛……我想我會小心地表達我的批評，我當然不會想讓你受到傷害囉，誰叫我們曾經是死黨呢？而且我也一定會告訴你哪些地方讓我感動、讓我受用。我會接受你這個人，而且肯定你的努力，不管是成功或失敗。

阿花：而且我也不會那麼容易被你的批評所傷害，因為我相信你的善意。

阿美：對！信任彼此的善意最重要！（兩人互敬對方）

阿花：所以我們批評的目的不在於擊倒對方，而是在幫忙一起找出問題、釐清癥結，試圖賦予過去的行動更積極的意義。

阿美：我很認同這樣的說法。可是為什麼你們在批判學術論文的時候就不能這麼作呢？是對學術論文的要求標準比較高、比較嚴謹嗎？好像行動研究就不必那麼要求？因為它比較次等嗎？

阿花：我不認為學術研究的品質要求比較高，而且一些有人格風範的學術前輩一樣能做到對於後進的包容與支持。我想主要的區別在於，學術論文的目的在於宣稱某種新研究發現的有效性，所以在閱讀的時候必須徹底檢驗這種新發現是否能成立，是否能放諸四海而皆準，因此“挑毛病”才如此必要。

阿美：我懂了。因為行動研究呈現的是行動者的經驗分享，並不是在宣稱某個研究發現的有效性，所以“挑毛病”並非閱讀的主要焦點？

阿花：其實還要更複雜，就像你前面說的，學術論文因為經常是跟取得學位、研究獎助、教授聘用、升等、出版審查這些權力體制的設計結合，所以總有一種生存鬥爭的殺氣在裡面。往好的方面想是追求卓越，往壞的方面想....

阿美：是學術霸權！（拍了一下桌面）

阿花：這可又是你說的！不過我真的希望行動研究者能夠享有充分的表達自由，免於不必要的管制或威脅，能夠安心奔放地從事自發性的探究與分享！

阿美：可是這樣會不會造成行動研究品質的低落呢？你會怎樣閱讀行動研究的報告呢？就你而言，行動研究報告有好壞之分嗎？

阿花：如果只有少數人肯作行動研究，品質才會低落！如果作行動研究的人越來越多，交流越來越頻繁，而且不是由少數的權威來設定框架，好的作品自然會透過公評與時間的考驗受到肯定。

阿美：那到底好的作品如何界定？沒有任何標準嗎？

阿花：我想終究是有些標準的，只是這些標準不會那麼死板，而且需要慢慢由行動研究的學習社群去發展出來。

阿美：能不能說說你自己的標準？

阿花：（有點勉強）我想我最在意的倒不在於報告寫得好不好，而是行動本身的意義和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的轉變。

阿美：能不能具體一點？！（有些不耐）

阿花：首先，我在乎的是這個行動是否有自發性？是不是行動者找到內在的關懷，而非純粹因為外在壓力或酬賞而採取的行動？第二我在乎行動者是否能夠在行動過程中努力面對該面對的問題，而不是只想製造成功的假象？第三我在乎的是行動者是否有足夠的反省能力？是否在行動之中、行動之後持續地自我省思與自我轉化？第四我在乎的才是行動者的報告，他是否採取了適切的分享形式，達成了良好的溝通效果？最後我在乎的是我能否從報告的閱讀中獲得任何的啟示或感動。

阿美：哇！好像這樣的要求蠻高的。

阿花：的確很高，可是我會把“我的”這些標準當作長遠的追求目標，甚至當作終身學習的方向。畢竟，行動研究的目的並不在於製造出一篇人人誇讚的報告，重要的是行動本身的意義。

阿美：所以說你把每一篇行動研究報告都看成是暫時性的經驗呈現，沒有真正的完結？

阿花：就跟我們今天的對話一樣。

阿美：最後一個問題，你會期望我去作行動研究嗎？

阿花：我只希望你活得好！（乾了最後一杯）

後記：

這篇文章我特別選擇以對話的文體呈現，目的是為了把行動研究的書寫與閱讀，放在一種雙向辯證的脈絡下來討論，藉此將有關的困境與可能性凸顯出來。文中的阿美與阿花，角色均屬虛構，但是他們各自代表的觀點，卻是從我實地與不同教育工作者的接觸經驗中引申而來。